

# 古香藹然

吳怡青

## 玉海堂景宋蜀刊《孔子家語》

漫步本院一〇三室「古籍與密檔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」展廳，沉吟翰墨書香時，是否被其中一本字體疏朗，卻通書紅墨的善本吸引目光？此書為院藏清末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之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朱印本《孔子家語》。除了平常習見的同版墨印本外，圖書文獻處此次特別展出較罕見的朱印本，冀讓觀者在閱覽此書內容的同時，也能對古籍版式有更多認識。

為大家熟習的儒家經典《論語》，是一部將孔子應答弟子、時人及弟子相與問答之言，由孔門後學選輯而成的語錄，其實與孔子言論密切相關的，還有《孔子家語》一書。

《孔子家語》是全面彙集孔子言行事蹟，紀錄孔子與時人及弟子相與論談的著作。此書文獻豐富而龐雜，流傳過程幾經波折，因真偽之辯，使其重要性備受爭議，直至近年才為學者重

新珍視。（註一）本院典藏《孔子家

語》五種版本，版本時間最早為明隆

慶六年（一五七二）長洲徐祚錫刊

本，最具特色者則是同時藏有墨、朱

印本之清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

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，亦即此

次圖書文獻處策劃「古籍與密檔—院

藏圖書文獻珍品展」選件之一。本文

略敘《孔子家語》的成書背景，院藏

劉氏刊本的流傳始末及其版刻特色。

經籍要典

《孔子家語》附孔安國《序》云，

《家語》「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

弟子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，既而弟

子各自記其所問焉，與《論語》、《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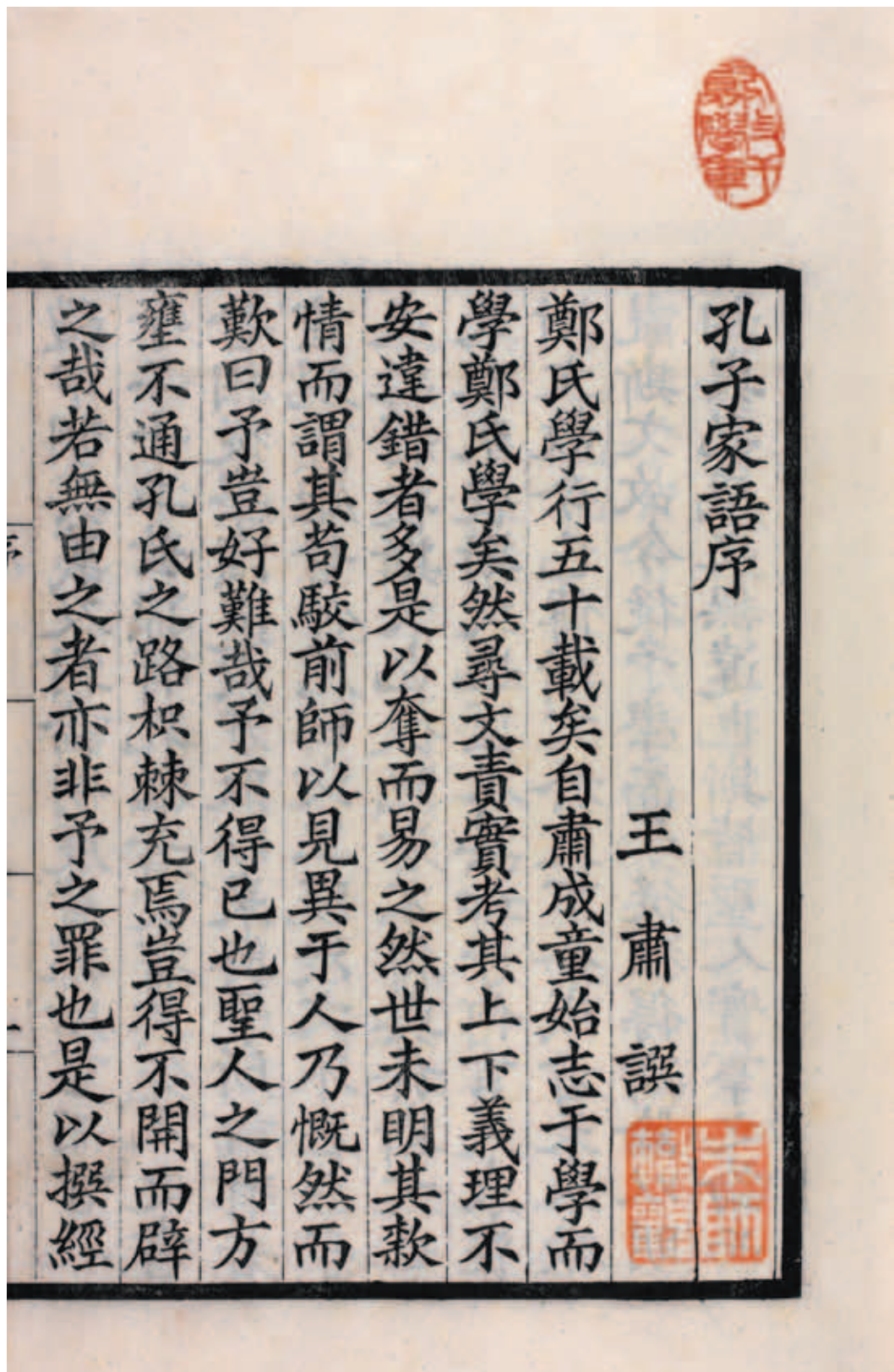
經》並時，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

出為《論語》，其餘則都集錄之，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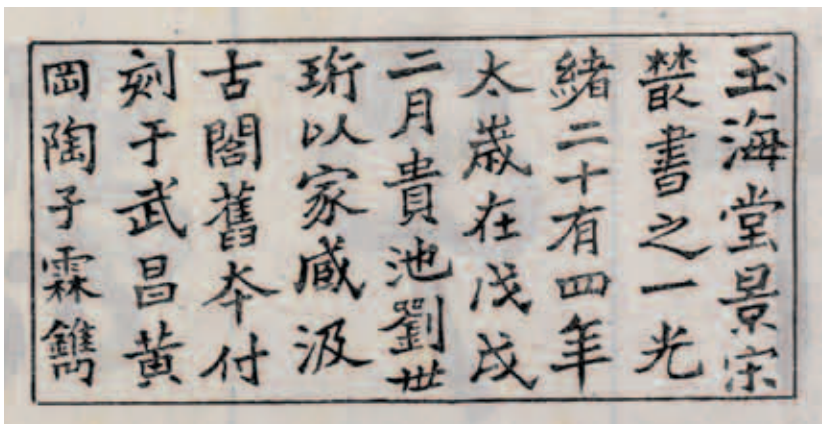
之曰《孔子家語》。」春秋時，孔子的

弟子們隨時將老師的言行事蹟予以記

錄，除將「正實而切事者」彙為《論



圖一 孔子家語 清光緒戊戌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孔子家語 清光緒戊戌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 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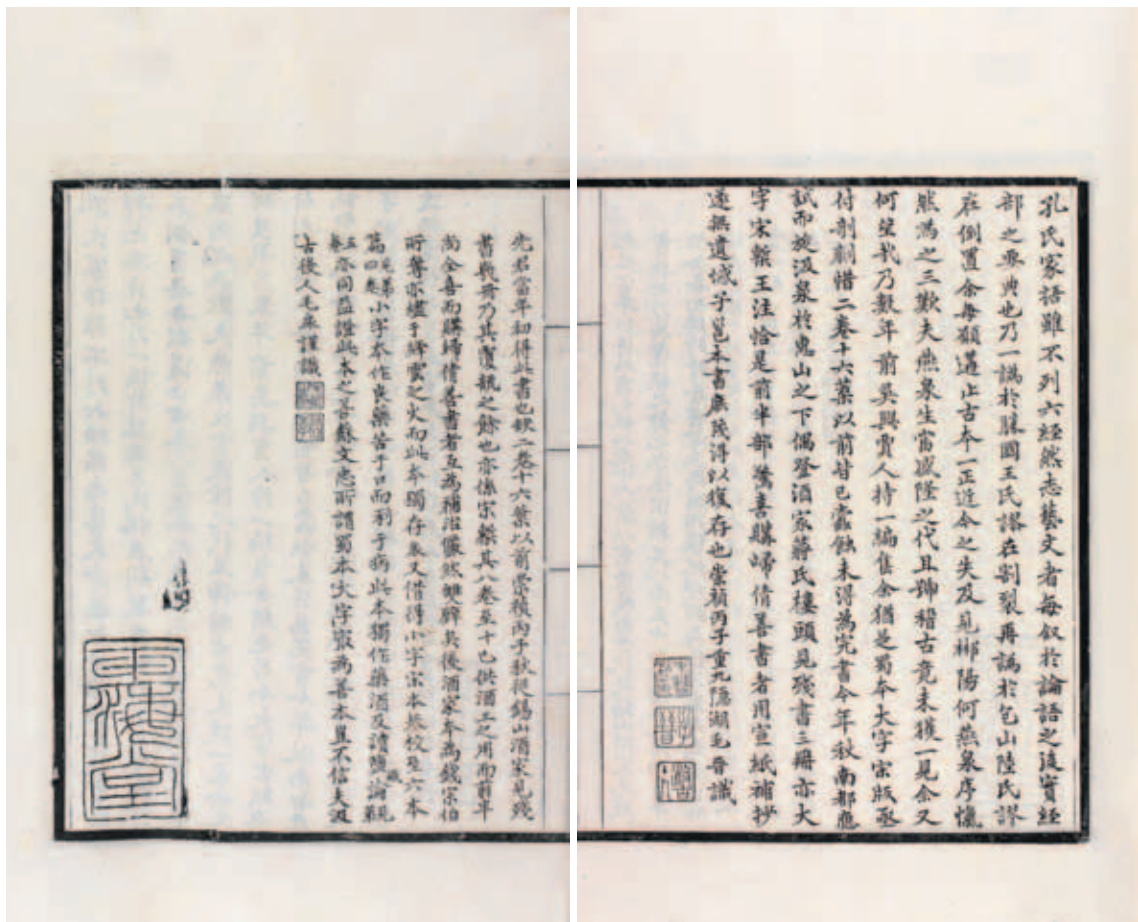
家相、孫志祖等學者著書立說，幾被認定為偽書。本文介紹的玉海堂景宋蜀刊本，正是劉世珩在偽書說最盛時刊印，說明學者仍信其有可據材料，足以窺見孔子與弟子們就立身處世、禮儀制度等各式議題相互問答的情

形，值得特為保存流傳。近年來，伴隨出土文獻的發現，簡牘材料佐證《孔子家語》並非偽書，其書的重要性已重新受到學者檢視。

### 影刻留真

今日通行的《孔子家語》分為三種版本：明黃魯曾仿宋本、明毛晉汲古閣本及清玉海堂景宋蜀本。（註二）明黃魯曾仿宋本指明嘉靖三十三年（一五五四）的黃魯曾本。黃魯曾（一四八七～一五六一），字得之，明代藏書家。此本為黃周賢、金賢刻，黃氏云因王肅注本少播於世，故據宋刻而校之刊行，今收入《四部備要》與《四部叢刊》，廣泛通行。

毛晉汲古閣本的由來頗大費周章。毛晉（一五九九～一六五九），字子晉，號潛齋、隱湖，室名綠君亭、汲古閣，江蘇常熟昆承湖七星橋人（今江蘇常熟），為明末清初著名藏書家。毛晉於序中云其原先向吳興賈人購得「蜀大字版」，但此書二卷十六葉以前皆已蠹蝕，並非完書。後來去南京應考，在惠山下汲取泉水



圖二 孔子家語 清光緒戊戌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左為明毛晉跋，右為毛晉之子毛辰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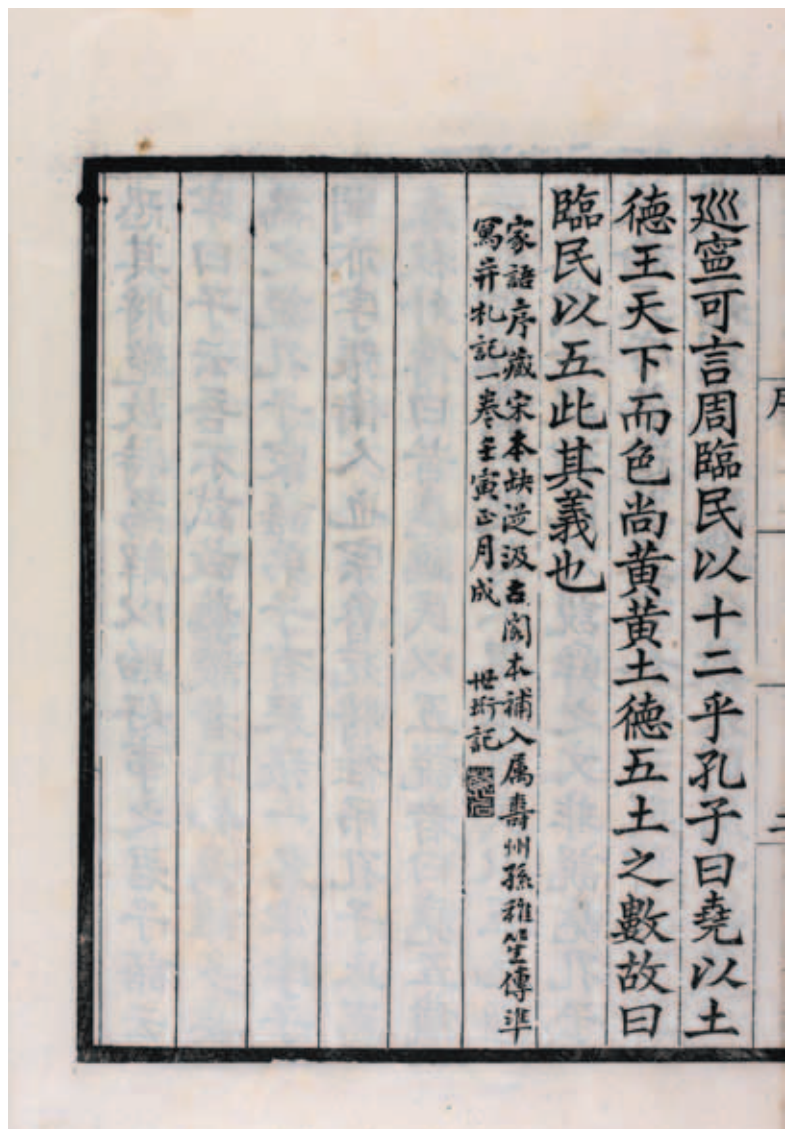
語》，還有許多豐富的材料都保留在《孔子家語》。此書原是孔氏家傳，漢代孔子後裔孔安國為保存先人典籍，方為其編次分類，重新寫定，便是今本《孔子家語》的源頭。

但隨朝代更迭，根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漢《孔子家語》二十七卷，卻未見此書流傳。直至三國魏王肅自稱從學生，即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處得到此書二十一卷本，並親自作注，才使《孔子家語》重見天日。（圖一）王肅（一九五～二五六），字子雍，博通經學。然因王肅與當代鄭玄為首的學術主流觀點不同，為駁鄭玄，一說曾偽作《孔叢子》等書，使得《孔子家語》的真偽留下疑慮。自宋代王柏《家語考》開始，陸續有《孔子家語》乃偽書之說：明王船山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「孔子既沒而道裂，小儒抑為支言稗說以亂之，如《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諸書，真偽駁雜，其害聖教不小，學者不以聖言折之，鮮不為其所欺。」道出明代學者開始相信偽書說；清代疑古風潮起，經范

時，竟在莊氏酒家又看到此書，被釀酒工人蓋在酒缸上，幸好前半部殘存，於是驚喜購歸，立刻請人用宣紙補抄，遂得完書。後來酒家購得的本子又燒燬，幸好補抄本尚存。毛晉之子毛辰（一六四〇～？，字斧季）克紹箕裘，再借小字宋本參校，並證得此版本為善，佐蘇軾云「蜀本大字」最為善本之說。（圖二）

本院所藏劉氏景宋蜀刊本及蜀刊朱印本，為清末劉世珩所輯《玉海堂景宋叢書》五十二種之一。劉世珩（一八七五～一九二六），字聚卿、蔥石，號繼庵，別號楚園，別署靈田耕者、枕雷道士，劉氏世居安徽貴池南山村，故自稱南山劉氏。清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舉人，歷任江寧商會總理、度支部右參議、直隸財政監理官、湖北及天津造幣廠總辦等職，對清末商業、幣制改革頗有建樹。此外，劉氏喜愛文學、工詞曲，熱衷搜購古物，亦以藏書刻書聞名。

清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辛亥革命後，劉氏退出政壇並避走上海，購地數畝築「楚園」，並於其中興築數



圖五 孔子家語序 清光緒戊戌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世珩按：家語序藏宋本缺，從汲古閣本補入，屬壽州孫稚笙傳準寫，並札記一卷，壬寅正月成。

蕭文云，往歲桐城大旱，友人姚士榮欲售此冊族，以白米四十石界之易得是書。事在咸豐六年丁巳夏時，米一石直七八千錢，當日之貴重固何如耶？光緒二十三年劉世珩又記

輾轉成爲劉氏藏書前，此書原是桐城

蕭敬敷（穆）所藏。蕭敬敷（一八三五）（一九〇四），字敬孚，又作敬敷，安徽桐城人，是清末著名的藏書家與文獻學家，著有《敬孚類稿》。蕭氏嗜書如命，值桐城旱災，蕭氏朋友姚士榮爲了救濟族人，以此書向蕭氏換得白米四十石，當時一石米可換七八千錢，可知此本在當時多麼貴重。後來蕭氏又將書售予劉世珩親戚，喜愛珍本祕籍的劉氏豈可錯過？隔年用同等的價錢購回珍藏。此書幸而能傳至有心人手中，才得以流傳今日。

劉氏不僅費心購得宋本《孔子家語》，爲了公諸同好，還予以補全並校勘。黃裳《清代版刻叢談》提到清代雕版自黃丕烈（一七六三—一八二五）後：「所刻多爲宋元舊本，精摹覆刻，別附校記，形成清代整理古籍的顯著特色。」此書亦具此特色。因書有部分闕佚，「家語序藏宋本缺，從汲古閣本補入，屬壽州孫稚笙傳準寫，並札記一卷。」（《孔子家語序》末，世珩按語）（圖五）劉氏遂囑人從毛晉汲古閣本補入外，更於書末增補《孔子家語札記》一卷，附何

傳至今，劉氏認爲可能僅存自己影寫刊印的本子，珍視善本的他自當想方設法保存「天壤間之球璧」，此應是劉氏欲刻此書想法的源頭。

此書先生桐城蕭敬敷移藏之有年，歲丙申質吾戚家得番錢四百，吾愛之甚，越歲如直償之，乃歸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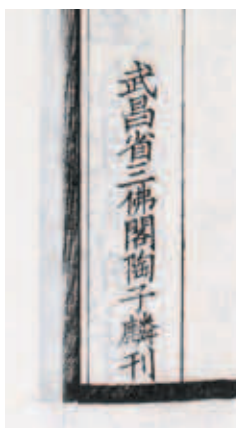
蕭文云，往歲桐城大旱，友人姚士榮欲售此冊族，以白米四十石界之易得是書。事在咸豐六年丁巳夏時，米一石直七八千錢，當日之貴重固何如耶？光緒二十三年劉世珩又記

輾轉成爲劉氏藏書前，此書原是桐城

院藏劉世珩景宋蜀刊《孔子家語》十卷本附札記一卷，墨印本與朱印本皆四冊，每半葉九行，行十七字。左右雙欄，版心白口，無魚尾，版心中縫「家語第幾」及葉次。卷首牌記「玉海堂景宋叢書之一／光緒二十有四年太歲在戊戌二月／貴池劉

世珩以家藏汲古閣舊本付刻于武昌黃岡陶子霖錫（圖三），次有《孔子家語序》，卷第十末有「武昌省三佛閣陶子麟刊」字樣。（圖四）景刻宋本又稱覆宋刻本，乃據宋槧本影摹上版開雕，字大悅目。據學者金鎬考，此書底本應爲南宋孝宗蜀刊本。

除對善本爲珍本的要求外，劉氏向來重視版刻精美，此書劉氏特聘喻在銘影寫，付清末民初四大著名刻書家之一陶子麟刻版，的確不負《清史稿》譽其「校刊古籍尤精」之美名。陶子麟（霖）（一八五七—一九二八），湖北黃岡人，設書肆於武昌黃岡，受託爲當代許多藏書家如徐乃昌（一八六九—一九四三）、繆荃孫（一八四四—一九一九）、盛宣懷（一八四五—一九二六）、劉承幹（一八八一—一九六三）等人鐫刻圖書。除雕版外，他也是出版家，曾自刻《濂亭遺文》、《東坡七集》等書。尤善刻仿宋體與軟體字，故有「陶家宋槧傳天下」之讚譽。此書既出自陶家之手，字大疏朗，蔚爲美觀，更添其傳世價值。（註三）



圖四 刻工署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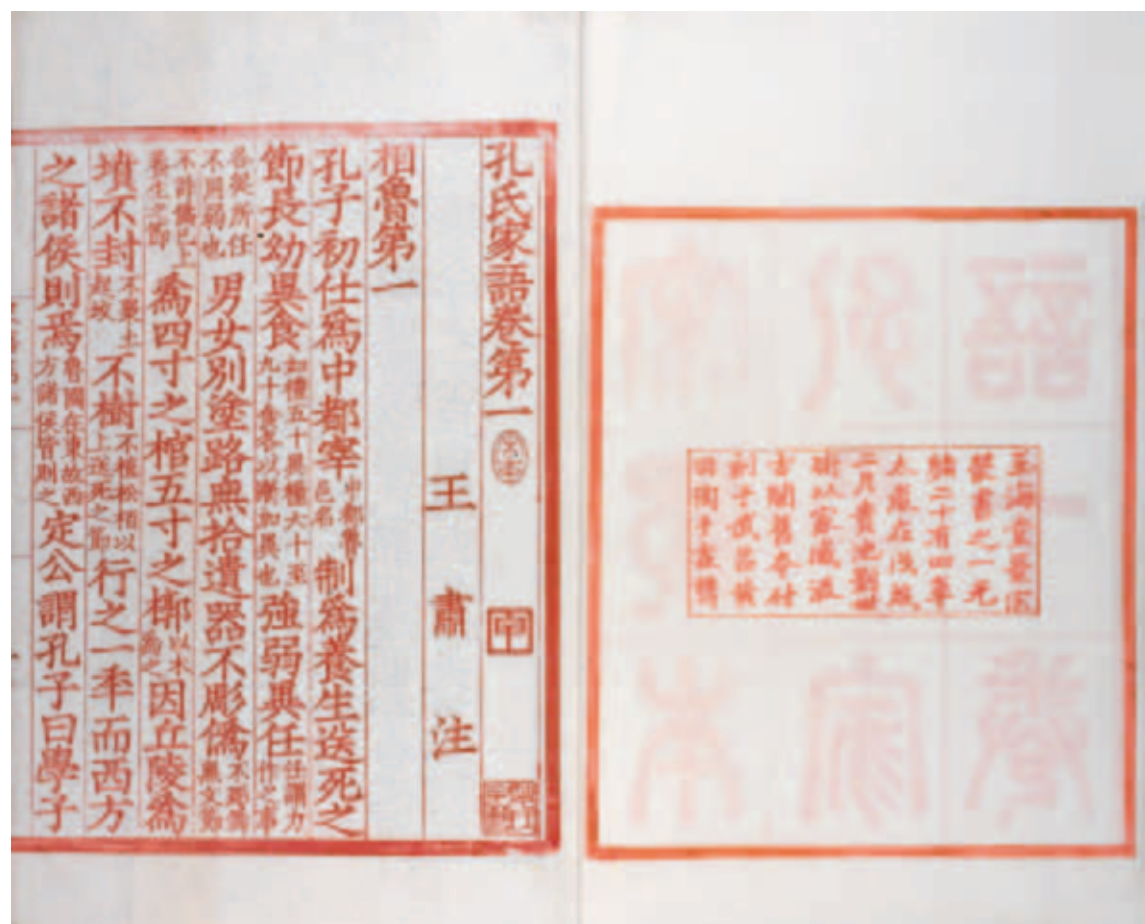
書首札記末錄劉氏於光緒二十二年及光緒二十三年跋，敘此書的收藏流傳曾經幾番波折：

右宋本《孔子家語》，每半葉九行，行十七字，字大悅目，蘇長公所謂蜀大字本也。爲虞山毛氏舊藏汲古閣，同時得兩宋本，一歸絳雲樓並曾景刻流傳，近亦罕見，一即此本。天祿琳瑯後目有宋本十卷，云序末載甲寅歲端易吳時用書，黃周賢刊。按明嘉靖王敦祥刻《野刻叢書》亦署黃周賢，名其爲明刻無疑。然則宋刻之存今者，止有此本，是亦天壤間之球璧。光緒二十二年劉世珩記

明末毛晉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九）原有二部宋版《孔子家語》，分別爲絳雲本及此本。雖《天祿琳瑯·後目》亦載有宋本，但實爲明本。故宋本流

其後楊守敬搜得劉氏此本《孔子家語》的墨印本與朱印本，成爲觀海堂藏書。楊守敬（一八三九—一九一五），字惺吾，號鄰蘇，淹通博聞，留心蒐訪珍稀圖籍，因喜愛購書而被「竊笑癖而且痴」。在清光緒六年至十年（一八八〇—一八八四）派駐日本，購求流傳至日本的唐宋元版稀有古籍。歸國後，所搜書於黃州建鄰蘇園度藏，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又移至武昌菊灣所建「觀海堂」，總計藏書十萬卷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楊守敬去世後，觀海堂藏書由政府收購，其中一部分撥交松坡圖書館，現歸中國國家圖書館；另有十之五六貯置集靈園，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撥交故宮博物院保存，最後來到臺灣，爲本院承自清宮舊藏以外的善本典藏。

爲何楊氏同時藏有通行坊間的墨印本與未流通世面的紅印校本？觀清末民初出版業交遊情況，知武昌黃岡陶子麟除爲劉世珩刻書外，亦曾爲不少藏書家刻印，早在光緒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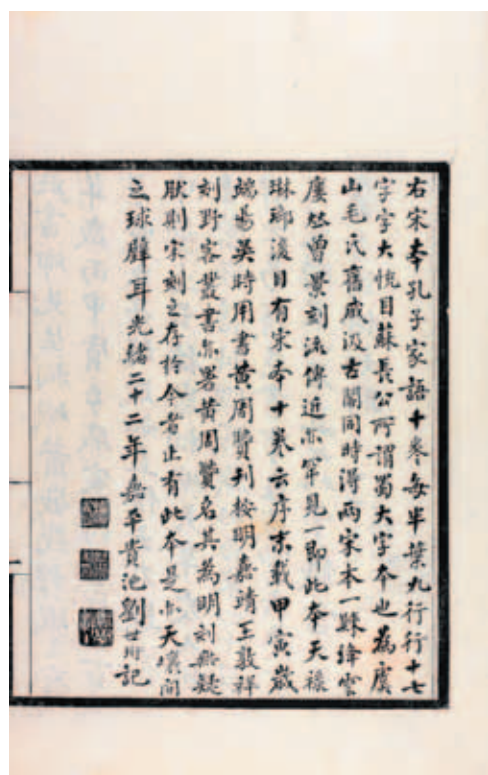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七 孔子家語 清光緒戊戌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朱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孟春（一四七四—一五三六）、陸儼（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）、邵泰（約一七〇〇）、盧文弨（一七一七—

一七九六）、孫志祖（一七三七—一八〇二）、蕭敬敷等諸家疏證校語，再以《文選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

書所引互勘，以爲讀家語者之助，可看出劉氏刊刻古籍，不似書賈只爲謀利，而是勤力校勘，以資善本保存流



圖六 孔子家語附札記 清光緒戊戌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清劉世珩彙集諸本各家《孔子家語》校語附於書中，並撰二跋，述此書流傳及其收藏始末。



圖九 朱印本朱墨不足，導致多頁呈現漫漶不清的情況。



圖十 孔子家語朱印本及墨印本 清光緒戊戌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墨印本較朱印本天頭寬、墨蹟清晰，蓋有鈐印。

(一八九六) 劉世珩記及光緒二十三年(一八九七) 九月蔥石(劉世珩字)又記。篇幅差異最大的是書末所

附劉世珩《孔子家語札記》所錄諸家校記，及其末附二則跋文，述其覺得此書及校刻經過，如同此書的身分證

明。朱印本則從內文(相魯第一)起刊印，末僅附毛晉父子跋文。藏家藉由朱印與墨印本的比對，便可得知劉

(一八七七) 就曾為楊守敬刻《楷法

朱墨燦然

用。



圖八 孔子家語鈐記

溯源》。楊氏自日本歸來後，在光緒十年至辛亥革命前的八年間，於武昌黃岡縣講學並任通志局編纂，與陶子麟皆居於黃岡，或可合理推測兩人時有往來，此書或為陶氏試印校樣時贈之？觀墨印本鈐劉世珩刻藏書印，抑或劉氏與楊守敬、陶子麟三者為友，劉氏將所陶氏初印之朱、墨印本皆贈予楊氏？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院藏五種版本《孔子家語》，

印、版式美觀，可知仍有不少差異。

皆為魏王肅注本，除以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翻印的宋刻巾箱本外，同為覆宋本之觀海堂藏劉氏刊本亦善，因其為覆宋刻外，更有素以藏書聞名的毛晉、毛辰與劉世珩，取諸家刊訂而更益其精良，足資院藏各本校勘補闕之

就收錄內容而言，墨印本收錄內容較朱印本豐富完整；墨印本卷首錄有王肅撰《孔子家語序》、第十卷卷末載毛晉與其子毛辰跋、書末錄清光緒二十六年(一九〇〇) 劉世珩《孔子家語札記》與光緒二十二年

# 古籍與密檔

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

Rare Books and Secret Archives

Treasure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古書と機密檔案  
故宮所藏圖書文獻珍品展

展覽時間：2013.1.25 ~ 12.31

展覽地點：國立故宮博物院 正館103陳列室



氏玉海堂本的付槩淵源。

以藏書鈐印觀之，墨印本鈐「聚學軒」朱橢、「朱師轍」白方、「貴池開元鄉南山村小民」白方，四冊書脊皆有「貴池南山鄉劉氏家刻書」長方朱印，紀錄刻書、閱書之人。（圖八）聚學軒為劉世珩楚園藏書樓之一，「聚學軒」印與「貴池」白方皆顯示此書為劉家藏書刊刻出版：朱師轍（一八七八～一九六九），字少濱，生於安徽，祖籍蘇州，曾於北京、安徽、廣州等地任大學教授，後定居杭州，為晚清文字訓詁學、史學家，曾撰寫《清史稿》列傳一百多篇。此書經過朱氏觀覽或校閱，故有鈐記。朱印本為初印校對之用，未刊刻發行或於書買間販售，可能僅經刻版者陶子麟、付刻者劉世珩及負責校勘者等少數人之手，自當未經藏書者鈐印，也無需鈐章。

從版刻美觀評之，朱印本做為校對樣本，故在印刷時並未特別要求精緻美觀，在書中處處可見朱墨不足的情況（圖九），只要無損實際校讎功能即可；反觀刊行墨印本，務求字句

清晰，且在版框上緣的天頭有較寬留白處，可作為藏書者覽卷沉吟之餘，偶有心得時眉批加註之用，皆非朱印本率性草印可比擬。（圖十）綜上推知，朱印本的刷印以省便為主，故以槧本整體價值觀之，仍以最後刊行墨印本為善。

然朱印本既為校改之用的印樣本，便有初印本的優點，即未經刊印流傳後可能造成的剝改刪削，故保留內文最原始的樣貌。且其待正式刊行後自無用處，通常未經特別保存，加以印量極少，種種條件下使得傳世不多，能被特別留存而流傳至今者，自然受後世學者與藏書家珍重。玉海堂景宋蜀刊墨印本與朱印本《孔子家語》雖然在內容上或有訛誤（註四），但瑕不掩瑜，且能同時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，雙璧呼應，價值更能彰顯。

此次本院「古籍與密檔」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，特選玉海堂景宋蜀刊朱印本《孔子家語》，期待觀者在欣賞古籍善本之餘，能懷想這些古籍背後蘊涵的故事：毛晉從覆瓿上得到

殘本的驚喜之情；劉世珩對善本古籍的愛護，刊印珍本，使其化身千百，公諸同好而不藏私；楊守敬搜羅古書時用心之勤，方能保留難得的朱印本，重現古籍印刷時的流程。借古鑑今，在今日文獻與出版品比比錯漏百出的同時，見古人對書籍之用心，我們是否對文字應抱持更加謹慎的心情呢？

本文撰寫期間，承蒙本院圖書文獻處曾紀剛先生提供寶貴意見，使筆者獲益良多，謹申謝忱。  
作者任職於本院文獻刊行組處

## 註釋

1. 《孔子家語》在三國魏王肅注出現後，歷代評價不一，後期疑古思潮盛行時更被認定為偽書，直至近年出土文獻的發現，並經王承略、楊朝明等學者的重新檢視，才又受到重視。相關論點請參考楊朝明，《〈孔子家語〉的成書與可靠性研究》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十六卷第一期，二〇〇八。
2. 參考金鶴，《〈孔子家語〉版本源流考略》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十卷第二期，二〇〇二。張軍，《劉世珩玉海堂本〈孔子家語〉鑒識》，《收藏》二〇一一年第一期。
3. 參王海剛，《近代黃岡陶氏刻書考略》，《出版科學》二〇〇七年第八期；江凌，《清末民初武昌陶子麟書坊刻書業考略》，《長江論壇》二〇〇八年第四期。
4. 如後人按語、校語誤入王肅注等。